

因緣聚會

寫於建中 1972 級校友畢業三十五周年重聚
胡玉衡 〈1972 年畢業〉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九日應該是個特別的日子，因為那一天許多睽違多年的建中老同學，要回到滾滾黃沙的建中操場參加畢業三十五周年重聚。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畢業三十五周年後，再度走進南海紅樓，黃沙綠蔭裡的感覺，大概跟賀知章老先生寫這首詩的心境也有幾分相似。當年青髮紅顏，志比天高的年青小伙子，一轉眼已成了華髮早生，老態初顯的 LKK，看在今日比做兒子還稍小的學弟眼中，恐怕也只會「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了吧。

「重聚」通常不是男人擅長的事。大風起兮雲飛揚，男兒立志兮在四方。揮手自茲去，蕭蕭斑馬鳴，瀟灑道別，帶著吉他去流浪是 No problem。放下身段，眼淚一把，鼻涕一泡，重逢敘舊，好像總有點那個太 sentimental 了一點。所以前年當老婆大人興奮的提起北一女三十重聚種種熱鬧情境，身為老公的我總是面帶微笑，作支持鼓勵狀，心中可完全沒有任何見賢思齊的期許，也生不出有為者亦若是的盼望。

所以究竟是怎麼樣的緣起，讓我從一個站在邊上觀戰的老頑固，變成一個願意跑腿打雜聯絡同學的龍套義工呢？話還是要從北一女三十年重聚活動說起。且說在北一女前年三十重聚活動裡，出了位神探林莉，她擅於運用網路

資源，神出鬼沒地找出許多失聯的北一女同學。在她熱心安排聯絡下，那一屆的北一女重聚辦得威震武林，驚動萬教，光是在美西那一場就有兩百多校友參加。成功是會上癮的，那次以後，林莉成立四年級部落格 (<http://blog.sina.com.tw/grade4/>)，義務為許多級別的北一女、建中、台大各系、好些私立小學等校友成立網站，編輯通訊錄。剛好今年建中校慶，碰到我們這一屆（1972）畢業三十五年，林莉遂自告奮勇，要為本屆同學蒐集更新通訊錄，透過內人，希望我能提供資料。看到林莉披星戴月，利用公暇為我們這群老男生的重聚服務，臉皮再厚，也不好意思不幹活，於是展開了聯絡的工作。不料起先是打鴨子上架，等到聯絡上幾位多年不見老友，才覺得苦盡甘來功不唐捐。在過程中，很幸運的有呂文芳等幾位有心校友領袖群倫，登高一呼，遂能號召同儕不斷加入，同心協力，希望能畢其功於一役，把通訊錄完整建立起來。

打鐵趁熱，編輯通訊錄目的之一就是聯絡校友參加畢業三十五周年重聚活動。建中校友會裡諸位學長學弟為了我們這一屆重聚活動，也特別留意打理，希望更多校友能共襄盛舉。在許多準備工作中，包括了編輯一本紀念性質的文集，為此江簡富學弟來函邀稿，希望能為三十年重聚，寫些懷舊的文章。

不曉得是不是年事漸長，近年來對 nos-

talgia（懷舊）這個英文字越來越有感覺。懷舊就是白頭宮女話當年，好萊塢式的說法是往日情懷；老共在大陸搞土改的講法是憶苦思甜；更誇張一點，就是陳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了。既然懷舊，翻翻老照片，不免回想起當年南海學園裡低吟高歌且輕狂的遊俠生涯，只是想是一回事，要寫出來又不知從何下筆。

做研究都要先找參考資料，寫懷舊文章，也許要先看看別人怎麼寫高中生活。手邊抓起朱天心寫的擊壤歌，書裡把一個天不怕地不怕，會玩會混還能唸書的北一女小高中生的生活，寫得繪聲繪影，維妙維肖，簡直是可歌可泣，驚天地而動鬼神，難怪狂賣二十萬本。想起自己乏善可陳的建中生涯，不禁嘆了口氣。下筆雖然艱難，活兒還是得幹。三十五年以後，回憶起高中生活，已經無法記全，不過一些吉光片羽，雪泥鴻爪也許還可以拿出來分享一下。

一、對學校的印象

其實就是沒有印象。當然大家都說紅樓，但是對於三年來都是21班的我來說，教室總在平凡無奇的新四樓，倒是在操場朝會的時候，升旗台後那個像教堂一樣的舊建築有點特別。黃沙操場對面是福利社這是不會忘掉地。記得高一有一期建中青年上講到那個常常用來跳土風舞的乾游泳池，特別把游泳池三個字的三點水偏旁給去掉，大家看了都發出會心的微笑。那個時候教室裡都沒裝冷暖氣，可台北的夏天好像也不是那麼熱，也許全球暖化真有點道理吧。

其實對建中周圍環境的印象比對校園要深刻得多。美術課水彩寫生，通常會去南海學園

的荷花池旁，中央圖書館古色古香的紅門襯在亭亭風荷綠葉後，點綴幾朵睡蓮，還真有點羅曼蒂克的咧。不過當年毛頭小伙子懵懵懂懂，遠沒有今日Z世代小傢伙成熟的早，沒啥感覺就是了。植物園裡繁花似錦，歷史博物館和科學館優美的建築，直到今日還讓人嚮往不已呢。

在南海路上往南門市場方向走去，會經過美國大使館新聞處，裡頭好像有美國大學申請資訊陳列，經過的時候，常看到大學生在裡面徘徊。繼續往南門市場走去，在碰到羅斯福路之前右轉，不遠就是牯嶺街。那時代還沒有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不過舊書店著實不少，下課以後，常看到建中學生在書店裡徘徊。那是一個還在禁書的年代，也不曉得那些書店裡可以發掘多少違禁書籍，如今想起來，還真有點刺激哩。回到南海路，走到南門市場。那時候如今的市政中心還沒建起來，傳統市場裡肉屑橫飛，髒水亂流，熙熙攘攘，興旺得很。在市場靠寧波西街的角落，有家麵食店賣蔥油餅，香脆酥軟，走過去就嘴饞得要命。高二在南門市場對面一位北一女數學老師家補數學，中間休息時候，老師就會叫那家店送進幾十個蔥油餅，我們幾個男生自然大快朵頤。通常一邊吃蔥油餅的時候，下一班的北一女學生也會走進旁邊她們的教室，綠衣黑裙，吱吱喳喳，弄得我們暈頭轉向，蔥油餅吃得不專心。後來高三我得了十二指腸潰瘍，想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回憶建中的老師

自己教了幾十年書，回想起建中老師們教書，有幾位還真有兩把刷子。繁雜的數理化，一到他們手裡就井然有序條理分明。

記得高三數學老師是邱清池老師，幾何三

角代數，到他手裡就清清楚楚，淺明易懂。有次考模擬考他監考，我正答題忙得一塌糊塗，他走過來看了一會，左手食指伸出，掃過試卷。我定神一看，赫然發現在他指尖掃過的地方，我的答案嚴重錯誤，急忙訂正，心中好生感激，但是事後也沒送禮，好像連道謝也沒有。以今日標準來看，立法委員可能要責備邱老師有違行政中立原則，從我這個昔日學生眼光來看，可算是一樁老師照顧學生的溫馨往事，三十五年後還沒忘卻呢。

記得高一第一天開學第一堂課是高衍芳老師教的國文課。他一踏上講台，就向全班宣告當年（民國五十八年）大專聯考甲組狀元尹明譚是他教的學生，暗示聽我的你也考狀元的意思。當我們抖擻起精神要用心學習的時候，他老人家就在黑板上寫上大大的「馬子」兩個字，然後問底下一群生嫩的小毛頭這是啥意思，我們面面相覷摸不著頭腦，給他好好恥笑一陣子。他上課常常把易經裡面一兩句寫在黑板上，像是甚麼「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啦，然後就展開他以易經為中心思想的成人教育，我們坐在底下當然目瞪口呆，聽得一愣一愣的。高老師是銀髮族長者，據他自稱在六十五歲高齡還喜獲千金，取名高六十五，算起來教我們的時候怕不已經高壽七十了。在建中畢業紀念冊上沒找著他的大名，想是那時候他已經退休了。

建中名師很多，南陽街補習班爭相聘請，叫好好叫座。教我們化學的是盧世琴老師。她一開口，就顯得功力不凡，化學鍵、分子式啦說得頭頭是道，凌亂的知識經她巧手整理，就顯得紋理分明，清晰易懂了。還有教物理的傅仁輝老師，說起密立根的油滴實驗，就要說這是

諾貝爾獎級的實驗，大家聽了立即肅然起敬。

有些老師雖然沒有教過我，也是英名遠播，比如說教音樂的金仁愛老師嚴格要求用橫隔膜發聲的正統聲樂訓練，很讓不少同學印象深刻。不同班的同學們也會好康相報，交換那些老師教得好的情報，我自己聽說過的就有由敬庸老師、傅禹老師等。

三、建中的學生生活

一般認為建中的學生都是天之驕子，不過在當年唸建中的時候，這種感覺不是十分明顯，倒是讀書風氣還滿盛的。從高二起，放學後就會有同學自動留在學校裡唸書，結伴出去補習的也有不少。每年六月放假後，大專聯考前，那更是如火如荼，在校門口附近的木造平房教室裡，有重考生把桌椅堆高，在教室裡做一個小城堡，在裡頭焚膏繼晷，閉關不出，聽說三餐以泡麵維生，除了上廁所，哪也不去。想那汗臭體味，絕對薰人欲醉。

建中的學生對自己書唸得好不好其實很介意，不過偏偏要做出書讀得好是應該，多才多藝在女生（對啦，就是某某女的女生啦）面前吃得開才更重要的態度，對師大附中學生比較會玩的名聲有些吃味。高一建中校慶，每班辦園遊會，記得那時班上康樂股長家境不錯，搬來他老哥的電吉他，在圍觀小女生崇拜的眼光裡，隨便撥弄幾下，風光極了。

建中學生的穿著其實還蠻土的，好像都是黃卡其制服，夏天穿短袖上衣，不過高中男生就不穿短褲，免得露出一雙毛腿有礙觀瞻，有名的是卡其大盤帽跟深藍色尼龍夾克。那是個還在「護髮」的年代，高中男生照理要剃三分頭，不過在大盤帽的掩護下，也可以蓄髮明志

，偶然頭角崢嶸一番。記得班上有幾位寧願留髮不留頭的同學，頂上曾蓄有長達五公分長髮，看在我們乖乖牌眼裡，可真羨煞人也。至於藍夾克，更有出了校門就不拉拉鍊的傳統。把大盤帽往後一推，敞著夾克，破書包吊在肩上，走在介壽路上北一女學生面前，裝出一臉痞子像，那個爽得咧，沒話說。

班上有幾個老兄是管樂隊的，管樂隊的老師聽說叫沈信一，是當時台灣黑管第一把好手云云。同學陳昭利在管樂隊裡跟他學黑管很用心，有幾次在吃中飯的時候在教室練習一首曲子，我聽了大為感動，一問之下，原來是柴可夫斯基悲愴交響曲的主旋律。因為著實喜歡，買了張黑膠唱片，從此開始了學習聽古典音樂的濫觴。管樂隊常常要出公差，每次跟北一女樂隊儀隊先後上場，回來後總要品頭論足一番。可是在出風頭方面，建中樂隊絕對不是北一女儀隊的對手，人家小女生名揚中外，建中管樂隊誰還記得呀。

建中有僑生宿舍，每班也有幾位僑生。一般而言，僑生初到台灣，人生地疏，功課壓力大，想家寂寞都會影響情緒。僑生和本地生接觸不多，也不是常玩在一起。建中夜補校則是另一個族群，雖然分享同一個校園，記憶裡從來沒有接觸夜補校同學或老師的印象，也許這也可以叫做一校兩制吧。

跟女生郊遊在高中社交生活裡佔據了很重要的位置，高一曾跟中山女高的同學出去，居然湊成一對，後來大學聯考的時候，那位女孩子還抱著剛生下不久的小女娃兒在人群中為我們那位同學陪考呢。高三跟北一女義班去七星山烤肉，在台北火車站鐵字下集合，一群人浩

浩蕩蕩，抬著飲料、醃好的肉排、木炭、烤架、黑膠唱片和手提唱機上山，一面咬牙逞英雄，一面跟女生搭訕，現在想起來還是很佩服自己當時的搏命演出。下山路上有個小插曲：一群人在芒草裡走成一縱隊，兩個班長殿後，走著走著隊伍分成兩截，後面的一截在一個岔路口迷路了，叫前面的也沒有回應。眼見天色暗下來，這下代誌大條了，要是晚上幾十個建中北一女學生困在山上回不了家，第二天非上報不可，就算沒人受傷甚麼的，這帶頭的班長少不了記上兩大過。幸好我們勉強沉住氣，帶著大家在比人還高的草裡走了一個多鐘頭，終於追上前隊，這才歡歡喜喜下山到圓環吃晚餐。這次郊遊雖然沒有擦出像高一那次一樣精彩的火花，但是後來北一女校慶到她們班上逛了一圈，一路說嗨，確實也很拉風。

拉拉雜雜寫了不少，大概可以交差了，不過想起十二月九號的重聚，還有些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我在前面說過，重聚不是大男人大老爺們拿手的活兒，「北一女舉辦國內外畢業三十年校友重聚，已有十餘年歷史，歷次盛況空前，卓然有成」，這是實話。「相形之下，建中校友尚未能建立類似優良傳統，真讓我輩鬚眉為之汗顏」。這話仔細想想，我鬚眉之輩倒也不必吹鬍子瞪眼睛，女性成家較早，到了中年，子女多半長大離家，於是抽得出時間來呼朋引伴，對老同學展開柔情攻勢，辦起活動來，自然得心應手事半功倍。反倒是中年男子在家庭事業裡忙碌掙扎，為五斗米折腰，對把酒言歡，共敘當年這檔子事看得不是那麼重要。好不容易辦個活動，又瞻前顧後，一會怕沾染政治色彩，一會擔心有人趁機拉關係，做

生意，煩惱多多。再加上老男人裡死要面子的不少，從前在建中講究的就是又要會玩也要會唸書，出了社會，也講究又要功成名就，也要顯得龍精虎猛青春永駐。所以一提起重聚，我心裡就忐忑不安，擔心名片頭銜不夠大，髮少肚凸臉上皺紋多，遂不免躊躇再三，舉棋不定。打賭我絕對不會是唯一有這樣想法的人耶。

不過呢，也許到了十二月九日，見著少年好友，多少塵封的曩昔樂事就在瘋言瘋語，輕呼淺笑中浮現出來。就算大半輩子沒聯繫，見了面也許還能稱兄道弟，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起來。即便經過歲月洗禮，我們都學會沉潛穩重，偶然在重聚場合裡，飛揚輕狂一下，也是人生裡一樁快事。我開始節食做運動，即便兩鬢花白，也要參加這次重聚，就是打算偷得浮生

半日閒，重溫舊夢。

我想三十五年重聚，圖的就是個緣分，因為有緣，當年才能在紅樓沙場風雲聚會，因為緣分深厚，才有機會在睽違三十五年後，再度相聚，曾為舊雨，又成新知。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這個道理到我們這個年齡也有相當的體會。縱然有許多外在內在的顧慮，但是如果享受重逢的快意，也許一些小小不如意都可以付之一笑，置諸腦後吧。卅載沉潛歷練，反璞歸真，算是稍能領略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的了悟澄明。重聚的因緣，也許不需要築基在為賦新辭強說愁的激情上，那麼也許在滾滾黃沙旁也可以優雅互道天涼好個秋唄。

老同學，盍興乎來！

